

1986

顺德文史



第八期

(1986年1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顺德县委员会文史研究组编

目 录

陈信宁先生纪

.....陈公望 (1)

连声海先生轶事

.....冯庆堦 (3)

中医药教育家卢乃潼先生简介

.....潘定宇 (5)

先父梁振中生平事略

.....梁文庄 (7)

怀念李庭芬医师

.....罗 桐 (11)

浅谈岭南平民画家苏六朋

.....郭耀昌 (14)

大良鱼灯艺人罗八

.....罗永安 (17)

战争年代的统战工作

.....陈 胜 (20)

中顺边区的人民武装活动

.....黎朝华 (24)

抗战初期的容桂青年

.....杜启芝 (28)

回忆顺德抗日民众救护班

.....黄 毅 (33)

解放前华丰沙的斗争

.....胡 均 (36)

东村乡“反三征”小记

.....冯锡垣 (39)

二十年代国民党顺德县党部改组前后

.....陈叙伦 (42)

清晖园建园纪略

.....潘定宇辑 (48)

碧江苏家金楼与泥楼

.....梁伟权 (53)

我所知道的容山书院

.....彭铁生 (56)

广中公路顺德路段沿革

.....潘民生 (58)

旧日容奇的三圩六市

.....铁 生 (60)

忆述大良镇碧鑑联诊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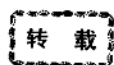
.....邓德文 (62)

顺德女子“自梳”风气的兴替

.....梁应沅、罗永安 (64)

文 史 简 讯

.....县政协文史组 (68)



人物传编写说明 (节录)

.....县志办公室 (69)

中宣部对文字、数字写法的规定

.....《修志简报》 (71)

附录:

《顺德文史》1—8期撰稿人芳名

.....县政协文史组 (72)

陈信宁先生纪

陈公望

先父陈信宁先生（1889—1971），顺德沙滘西村人。少小时，家道困难，负债累累，无力作偿，乃乘桴浮海，旅留尼汪岛。先为傭，后为贾，数起数落，始成基业，偿清债务。

信宁先生在留岛上颇有声名，与当地商业巨子陈丽墀、张德生二人鼎足而三，屡任留尼汪中华总商会秘书长。抗日期间，任华侨救国后援会会长，并创办中文报刊，自任编辑，报道抗日战争之大小捷报，宣扬抗日英雄事迹。侨人意志，为之鼓舞。逢星期一，岛上华侨均到圣德尼市，采购货物之暇，悉云集其居，听其宣传报导者大不乏人。

抗战胜利后，先生曾一度回国，原拟不复出，奈观察之余，有失所望。时犹未解放也。先生谓如此都市，颓风败俗，非教导子女之所宜居。偶萌栖山之念，凭戚友之介绍，深入广西恭城，见其地辟民朴，颇惬所适，乃购地建庐，拟作世代长居之所。无奈工程未竣，已逢溃军之掠，不敢再留，舍地弃屋有如敝屣，迳回广州。未几，欣逢解放，万象更新。昔日之嫖赌荡吹，一扫无遗；强寇劣绅，悉皆就范。目睹神州盛世，先生由衷兴奋，书告亲朋，谓中共之功，唐

虞之所难及。

土改后，复适留尼汪。当地侨胞均来问讯，先生历举事实，前后对比，歌颂宣传，不遗余力。一九五六年，率领儿孙回国，得党政之支持，定居于大良西山之麓，义务行医，为党关心群众。人不识其名，以其归自海外，遂以“华侨先生”名之。先生得党政关怀，曾历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及顺德县政协常委。“文革”前，家居无事，常与笔墨为伍。除向亲朋宣传祖国新貌之外，日夕研讨中医学，著作等身，有伤寒、金柜、内经等注释，均别有新意，并写出长沙药法。复爱读红楼梦，著有红楼梦索隐一书，借尽毁于“文革”。

先生擅属文，工对联及书法，且自奉俭朴，常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之义以训其子，故其子亦颇肖之。

信宁先生居海外时，尝建屋于诗山（CILAOS），命曰“笑庐”，自撰楹联者二。兹附录如下，以见一斑。

其一曰

笑度光阴鸟语花开万物静观性适意
庐环山水棋余酒罢两家相对无忘言

其二曰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其人如行云流水霁月光风

连声海先生轶事

冯庆璋

我的堂舅父连声海先生是本县沙富乡人，清朝末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科，即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民国初年，连先生就已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兼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声海先生奉命协助孙科组建铁道部，孙科任部长，连声海任次长（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连上任后立即着手筹建三条铁路：一是广中铁路，拟由广州至中山唐家湾，中间由小榄筑一支线至江门。因为当时拟开发唐家湾为深水商港，故急需筹建此铁路。但后因工程浩大而搁置建港计划，加上广州至中山筑铁路要建不少桥梁，因而修筑广中铁路之事只好作罢。二是粤汉铁路的株韶段。那时所谓粤汉铁路，南段只由广州通韶关，北段则由株州通武昌，和汉口尚隔一长江。株韶段建成后，全路改称广（州）武（昌）线。三是浙赣铁路，那时江西省只有一条南（昌）浔（九江）铁路。当时的初步计划是由南昌起经上饶、金华至萧山等地，下一步是由南昌经萍乡等地至株州，称株昌段。在声海先生三年多的任职期内，这些线路的相当一部分已初步建成。一九三一年孙科南下，连先生曾署理铁道部长。

声海先生虽执长铁道部，但从不用私人。那时铁道部

确有一些姓连的工作人员，但大都不是声海先生援引的，而是其他负责人引荐的，而且他们都是搞技术工作，并非任一般行政官员的。声海先生也确有三四名兄弟（有亲的，也有疏堂的）在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任中下级职员，但那是在铁道部成立之前的事，那时铁路局尚归交通部管辖。

一九三二年初，连声海先生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这是个闲职，因此他经常往来于广州大良之间。其妻在广州任市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其父母则在大良定居。

声海先生是一位书法家，擅北碑和行书，但仍然每天早晨坚持练字。连在大良时，经常有人向他求书，他不设润例，有求必应，但劣纸劣墨不书。本来连先生的墨宝在大良流传不少，惜大良沦陷后，多数散失，故至今未能再见过一帧。

广州沦陷后，初时四乡尚较平静。连先生由其堂兄介绍，举家迁往本县黄连乡居住。但事隔不久，到一九三九年的农历二三月间，乡村就土匪纷起，四处打劫。声海先生遂举家乘小艇赴石岐转往澳门居住，并在澳设帐授徒。

抗日战争胜利后，连先生返回南京，仍任立法委员。不久，鼻病发作，经数年医治均无效。终于一九四七年病逝，享年六十余岁。现其庶室、子、媳等后人仍在香港定居。

声海先生虽是我的堂舅父，但因我时尚属年少无知，故对其事迹了解得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十年代在声海舅父家中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是他跟随孙中山先生摄于日本的。照片中有孙中山先生伉俪和廖仲恺先生伉俪，还有孩提时代的廖承志同志。至于本文的上述史料则只是回忆当年连声海先生、唐允恭女士伉俪及其兄弟的几次闲谈所得，因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声海先生亲属及袍泽后裔诸君及时批评指正和补充。

中医药教育家卢乃潼先生简介

潘定宇

卢乃潼先生(1849—1927)字清辉,号梓川,顺德县勒流区大晚乡人,是我省近代名教育家,又是中医药教育家,曾任《顺德县续志》总纂。

卢乃潼先生早岁从我省名学者陈澧先生门下学经史、学举子业,光绪辛巳(1898)举人。曾任广东咨议局长,并先后任广州菊坡精舍、学海堂书院、广雅书院等院校讲师,及广州府中学堂校长,从事普教工作十五年。

先生卸广州府中学校长后,适值一九一三年国家教育部门公布大学规程,中医教育既不列入大专院校规程,又不列于中专学校。省港中医药界爱国人士鉴于中医药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力量之摧残,如不及时培养中医药人才以继承祖国医药学遗产,则中医药势将逐渐沦于消亡。于是,广州药业八行、香港药业三行与广州中医人士决心共同兴办中医药专科学校,并一致推举热爱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卢乃潼先生主持筹办。

创办学校,经费为首要问题。卢氏不畏艰难毅然在省港募捐,得广州、香港中医药商会和广州中医界热诚赞助,先后筹得捐款三十五万元。旋选购广州麻行街房屋及土地共十亩作为建筑校舍之基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大家推举卢氏为校长。一九二四年校舍基建基本完成,事先于七月招生,九

月十五日开课。

卢氏在任期间不受薪金，全当义务，且在筹办时为学校之备立案四出奔走，屡经挫折始终不懈。先是报广东省署，多次请求均未予批复。最后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卢氏亲诣内政部谒见部长徐绍桢，于同年十二月内政部批复粤省署，至一九一八年一月粤省署才批复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设立备案。卢氏发扬爱国精神，从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遗产出发，以其教育家之丰富办学经验，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尽心竭力。他不仅大力向各方劝捐校款，而且身体力行，自己带头解囊捐款，以示倡导。任职校长以来，每事亲躬，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病逝于任内，终年七十八岁。卢氏卧病时，仍不忘县志续纂及筹建中医药专科学校附属医院两大善举，扶疾致函县修志局，殷切期望总纂、分纂、采访各同人完成修志任务。复致意有关人士，殷殷以筹建附属医院为念。各方同仁，终不负先生之厚望，建成附属医院，即现广东省中医院之前身。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在我国东西南北先办四间中医学院。于是，广州中医学院就在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校址及原有人员基础上兴办起来，为培训造就新一代的中医药专业人才作出了新贡献。

本文资料来源：一、广州中医学院医史教研组材料。

二、广州中医学院罗元恺《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史略》

三、潘云《澹园笔记》

先父梁振中生平事略

梁文庄

家父梁振中去世已二十年了。《顺德文史》发刊以来，先后已有多篇资料谈及他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事迹。现谨就我所知，再述梁振中生平事略点滴，聊作补充，亦表达我等后人对先辈的怀念。

海外赤子甘当乡村教师

青年时代的梁振中，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抗日战争前，他曾赴星洲谋生，并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同邑华侨，颇有人缘。但当时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他觉得在这个环境里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之感，故不久即毅然返回祖国，在顺德八区、六区等地的乡间当一名教师。由于他热爱学生，悉心执教，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先生华”（梁振中别字耀华）。今天高赞、大晚等地上了年纪的群众对他还有印象。他当年在八区高赞任教的学校就是现在高赞卫生所的地点。现在当地还有一些群众尚能讲述他当年任教时的情景。

爱我中华不为汉奸所恐吓

抗战后期，梁振中在容奇经营小米店。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时，饱受战争苦难的容奇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父亲就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因势利导，发动各商店组织庆祝

活动。其时驻容奇日军尚未解除武装，在当时这样复杂环境下，要进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是不无顾忌的，但梁振中首先在自己所经营的协泰隆米店鸣放炮竹，从而带动其他商店打消顾虑，成条街的各种店铺一时纷纷大规模燃放鞭炮，容奇马路非常热闹，各界群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就在此时，汉奸恶霸冯坤元却带领荷枪实弹的一班马弁，气势汹汹地跑到店前，对梁振中进行恐吓。冯坤元卑鄙地扬言：在日军未撤出前，不准烧炮仗，不得进行庆祝活动，不然日军反面非同小可。面对汉奸的威吓，父亲毫无惧色，继续燃放鞭炮，终使汉奸冯坤元无奈，只好带着马弁悻悻离去。

其后不久，在缅甸抗战的新一军回师路经容奇，梁振中等即组织商界群众慰劳，并在容桂地区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159师475团驻防容奇后，父亲即向李振中团长举报各汉奸的情况，表达群众强烈要求肃奸的意愿，以便于及时惩办容桂一带的汉奸（详见《顺德文史》第六期罗桐撰写的《黄礼等汉奸恶霸伏法记》）

办教育矢志不移

容奇乃邑内工商重镇，商贾云集，父亲在商界中颇有威望。抗战胜利后，他被容奇商界推选为商会理事长，成为容奇地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然而，从事商业并非他本人的志向，他多年来的宿愿是醉心于教育事业。因此，他首先发动商界集资办学。一九四七年，先创办了建中小学并被校董会推选为校长。他为了集中精力于教育事业，当即毅然放弃经商，后又辞去商会理事长职务，并亲自担任建中小学高年级国文和珠算的教学工作。

随后不久，他又着手组织筹办建中中学，最先是通过李

燮华教授的关系，从省善后救济总署领到一批面粉，作为建设校舍的基金。在建中中学筹办过程中，又得到岑学吕先生的赞许与支持，梁振中就为学校向岑先生募捐了一批藏书。为了完善和扩大学校的规模，父亲本拟不辞劳苦亲赴星马一带向昔日旅外故旧募集办学经费，可惜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致未能成行。

对于学校所聘请的列位老师，梁校长一向都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事业心和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尤其如此，如对徐澄波老师和后来担任校长的谭傲吾先生等，更为器重。

一心奉公 廉洁耿直

解放前夕的一段时间里，容桂地区常受大天二土匪武装的骚扰劫掠，各界群众苦不堪言。容奇镇商户众多，居民密集。梁振中作为商会理事长感于自己的责任，遂发起组织一支商民自卫队。他本人虽是一介书生，但即使在寒冬腊月之夜亦亲自率队巡逻，为维护容奇地区的治安而不辞劳苦。

创办建中学校后，父亲结束了他所经营的米店，并把有限的资金投放作办校经费之用，而自己一家却居住在建中学校宿舍的一个阁楼，真可谓“以校为家”。他患有严重痔疾，但由于工作繁忙，他经常忍受着病痛办理公务，直到晚年才有暇治理。父亲一生俭朴，尽管他任职商会理事长和校长多年，然而却是两袖清风，有谁会料到他竟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呢！

父亲性格刚烈耿直，疾恶如仇，对国民党的一些贪官污吏，尤为深恶痛绝。麦霁任县长期间，贪污舞弊最甚，县内群众意见纷芸，梁振中就揭露麦的劣迹，公开抨击，终于掀起了各界要求驱逐麦霁的活动，使麦霁倒台离开顺德。在上

述一系列的事件中，父亲却很少考虑自己的安危。

明辨是非 支持革命

当年，建中学校有不少进步教师。先后在建中任教的有吕子良、黎朝华、黄震平、李株园、欧阳子方等。梁振中当然不可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但对于他们的政治倾向则总是会知道的，父亲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活动采取了同情、默许和掩护的态度。所以各位进步教师和地下党员在建中期间总算安全。当时杜启芝等人有时甚至就在梁振中宿舍天台上碰头聚集。

容奇解放前夕，国民党一艘轻型巡洋舰“坚如”号，经西江出崖门，准备撤退去海南，经策反后起义返航，停泊在容奇码头，随后国民党就派飞机搜索，准备炸沉该舰，因而使容奇地区受到严重威胁，群众为此而恐惧。梁振中即参与并组织人力为该舰搭上竹棚伪装，使舰只安然驶离容奇，群众也放下了心头上的大石。

解放初期，解放军沿西江上溯入广西追击国民党残部，容奇是西江畔的重要河港，支前任务很重。其时三野部队不断路过容奇，梁振中也是支前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为筹集粮食和燃料以及组织运输等做过不少工作。据说陈赓将军对当时容奇的支前工作也曾表示满意。

建国初期，广中公路容桂路段路面狭窄，路中间凸起，用砖石垒砌，呈龟背形，因而不能畅通汽车。为此，初时曾成立了容桂筑路委员会，梁振中也是该会成员，曾为尽快修复容桂公路做过一定的工作。

怀念李庭芬医师

罗 桐

已故名中医李庭芬先生是中山县人。抗战前已在澳门镜湖医院任中医教师。镜湖医院是一间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医院，能在那里任教师的，学术水平当然不简单。后来，日寇侵华，沦陷区到处都是个恐怖的饥荒世界，澳门也是米珠薪桂之地，也饿死许多平民，一个单靠薪水来供养家庭的人实在是万分困难的。李先生便于一九四一年间来到桂洲里村直街一个小屋里开业行医。他深度近视，不善交际，不去应酬，很少出街，不卖广告，不挂招牌，是一个隐者的风格。他靠的是高明的医学技术和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很快就其门如市。当时，就连那些汉奸恶霸也没有去找他麻烦，这并非那些汉奸恶霸发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及其亲属同样需要求医治病。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容桂复甦，各行业逐渐兴旺起来。一位较有眼光的老板（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在容奇南环马路开设了一间规模颇大的中药店，门面宽敞，装修华丽，药品充足。为了扩大业务，这位老板邀请李先生在该铺开业行医，还请李先生同家眷一起住在铺里最好的地方。于是，李先生就在此店的铺面设案开业，求诊人数极多，每天上午都有百多病例，要由其家人亲自派筹管理来看病者的次序，另

一位家人则在李先生身旁照料先生的茶水和掌扇（那时没有电风扇）驱散污浊炎热的人气。每当春夏疾病多发季节之时，中顺边区四乡的求诊者天未亮就已在该店门口排队等候开门看病。李先生对待任何病人都是一样耐心细致，全神贯注望、闻、问、切。对那些衣衫褴褛的贫苦农民也绝无半点厌烦。李庭芬先生由于医德好，医术高，所以医疗效果很显著。许多群众都说李先生断症十拿九稳，“好得快”，两三剂药解决问题。李先生在当时就已经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治病，所以不但诊断准确，且用药灵活，真正做到对症下药。例如，我家人患了一种叫做“肠疾扶斯”的病，这在四十年代确系一种难治之症。若医治不当，很快就会肠穿而死。那时客奇一位姓梁的知名人士也是患了此症，由于不听从李先生的医嘱而终于肠穿流血不止死去。而我信任李先生的医疗方案，他用中西结合的疗法，很快就使我的家人脱离了危险期，并逐步恢复了健康。我记得还有梁萍的妹妹患了脑膜炎，经李先生医治，也同样很快就康复，且没有后遗症。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李先生对病人极端负责，他能够公开对病人说什么情况之下中药有什么弱点，而西药针药有什么长处，同时又说明西药有什么缺点。这在当时来说，一个中医师竟能公正地述说中西药的各自长短，确是难能可贵的。他那种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方法，正与党的医疗方针政策不谋而合。

李先生不辞劳苦，不讲求消遣享受，每天工作起码十一个小时以上。天未亮就开诊，晚上掌灯才休息，中午吃饭也在医案上。他曾对我说过，他到了客奇后，从未上过茶楼酒肆，也从未进过戏院。他说根本没有时间去娱乐。但是，一九四九年初，竟然有个“旱口”捞家仔（没地位的穷捞家）以

为李医生是这药材铺的老板，阴谋将李医生“标参”（擄人勒赎）。幸得李先生的脉客黄天鑑（北潮一家丝厂的老板）获知消息，就立刻带李先生到他家里避难。黄天鑑还马上用电话告诉中山大黄布高佬惠和梁正（挺三支队长）。潘、梁马上传这个旱口捞家去责骂一顿。以后，那些旱口捞家不敢再打李医生的主意了。但更令人可恨的就是汉奸恶霸冯坤元在容奇解放前夕，因急需款项逃亡，竟然妄图勒索李先生一万斤白米。

解放后，党和政府很尊重和关心李医生，人民群众也很拥戴他，选他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县中医院成立后，李庭芬医师任副院长，领导医疗业务工作。他在职期间，在做好医疗工作和搞好学术研究的同时，还亲自培训了很多中医人才，为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先生离开人世已有多年了，但我仍然感谢他，怀念他。可惜我不是医卫界人士，不懂医药知识，所以没有能力写得更详尽一些。希望李庭芬医师的亲属、门生及生前友好补充。

